

← (上接5版)

称为利玛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理由在于其“汇”周全且其“释”精当。下面从“汇”与“释”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汇”即文献汇编。如果说德礼贤试图将利玛窦研究的西文资料网罗殆尽,汤开建则试图将有关中文资料一网打尽。在某种意义上,汤开建收集资料的难度大于德礼贤,因为西文资料大多为档案材料,相对集中,而中文资料则非常分散,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汤开建不遗余力,四面撒网,八方搜罗,近乎“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汤著中,可见不少罕见的资料,如刘承范《利玛传》,徐时进《鸠兹集》,王同轨《耳谈类增》,利玛窦、徐光启《开成纪要》,周献臣《莺林外编》,朱怀吴《昭代纪略》,魏矩斌《药房偶记》,应搗谦《天主教》,刘凝《天学集解》等。不但如此,汤著中还收集了西方档案馆的一些罕见资料,如江为标《为幸逢至圣首出六经大显真论中西咸仰指示事疏》,胤禔、张常住《奏西洋人赫宣、施体仁事》等,均为首次公诸于世。在11月7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除《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之外,汤开建还发给与会者一张附页,正反两面。正面为《碑传第一》补遗,收录了清代静乐居士《大西修士行略纂》,存于方豪私藏的海内孤本,方豪去世后,将其捐给台湾政治大学,并由台湾有友人拍摄照片寄赠。反面为《序跋第二》补遗,收录了明代郑怀魁《大西方杂语序》和《浑盖通究图说序》,存于《葵圃存集》,现仅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由日本友人寄赠。据介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汤开建几易其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极其耐心地不断更新;但在该书终于定稿后,汤开建又发现了这些新材料,最后只能以附页的形式出现。这个有趣的插曲,一方面反映了汤开建“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心,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也许还有个别资料沉睡在某个档案馆或图书馆的角落,等待人们去发现。据说汤开建已经对他的学生发出悬赏令:发现新材料者将得到丰厚的奖励。但愿有人能够成为“重赏之下”那位幸运的“勇夫”。

新材料势必开辟新视野并提出新问题。例如,众所周知,Matteo Ricci的中文姓名为利玛窦,字西泰。坦率而言,利玛窦这一姓名有点古怪,因为同时代的耶稣会士的中文姓名均是中国化的,如罗明坚、麦安东、石方西、郭居静、龙华民、范礼安等,唯独利玛窦的别具一

格,姓为生僻的中国姓,名则非典型的中國名。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中文文献中,“利”又写作“璠”、“利著”(页24)、“利给”(页393)等,“玛”写作“马”,“窦”写作“豆”,等等。利玛窦的字“西泰”是中国式的,但通过汤著可知他有时也被称为“利西江”,(页249,302,342)因为他曾居西江之畔。此外,利玛窦称谓五花八门,如“西僧”、“番僧”、“子”、“生”、“公”、“先生”、“山人”、“道人”等,其中“道人”尤其耐人寻味。事实上,利玛窦1595年春出韶州时,给自己所起西文称谓是“predicatore litterato”,直译为“有文化的传道者”,而根据德礼贤的研究,其中文名称为“道人”。德礼贤的依据为龙华民西文著述中的两条材料以及一条中文材料,即冯时可《蓬窗续录》中所载“外国道人利马窦”、“道人”。汤著中收录了陈龙正《几亭外书》所载“利道人”、“道人”,从而补充德礼贤之考。“道人”与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学界流行的利玛窦出韶州后由和尚变为“儒士”之说,这无疑提出强烈的挑战。

再举一例。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并出版了首幅中文世界地图,根据章璜《图书编》所载地图,德礼贤将肇庆版世界地图名为《輿地山海全图》;然而,刘承范《利玛(窦)称之为“大瀛全图”,如果这是孤证,也许可以忽视;然而,汤著收录了另外两条史料,即徐时进《鸠兹集》所载“利生入中国,……以所携《大瀛全图》译而示人”,以及方弘静《千一录》所载“(利玛窦)译其所谓《大瀛全图》,言天地形圆如瓜也”。因此汤开建得出结论:“这些早期见到利玛窦世界地图者均称为《大瀛全图》,可证利玛窦在肇庆刊刻的地图其名即《大瀛全图》。”(页7,注2)关于肇庆版世界地图,应天巡抚赵可怀曾在苏州镌刻勒石,前辈学者洪业和黄石鉴先后托人去苏州寻访,均未果而终;汤开建在王同轨《耳谈类增》一书中发现了赵可怀《〈山海輿地全图〉》一文,(页104)对于认识肇庆版世界地图极其重要。当然,另一方面,这一发现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赵可怀将肇庆版世界地图命名为《山海輿地全图》,并非《大瀛全图》,反而比较接近章璜的《輿地山海全图》,而后如郭子章《〈山海輿地全图〉序》所载“太西国利生持《山海輿地全图》入中国”(页105)、吴中明《〈万国坤輿图〉》所载“利山人自欧罗巴入中国,著《山海輿地全图》”(页100)等,当均出自赵可怀。因此,笔者认为肇庆版世界地图之名,究竟是《大瀛全图》还是《輿地山海全图》或《山海輿地全图》,似尚有继续讨论的

空间。

第二,“释”即相关注释。如果说“汇”多赖体力或眼力,那么“释”则多赖脑力或学力。从德礼贤《利玛窦资料》到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期间过去70多年,学界对利玛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此,汤开建纠正了德礼贤的一些错误。这里仅以汤著所收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和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中的人名为例。关于1595年春利玛窦出韶州,艾儒略记载:“少司马石公适就任之京,敬爱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石公”在利玛窦晚年回忆录中写为Scielou,德礼贤猜测此人为兵部尚书石星,此说长期以来被学界广泛接受;但近年来被纠正为兵部侍郎余乐吾(余立),汤著采纳了新说。(页32,注4)关于利玛窦在南京的交往,张维枢记载:“李卓吾、李汝楨诸公,俱与谈论。”利玛窦晚年回忆录记载利玛窦南京交游人物之一为Ligiucin,时年70多岁;德礼贤订名为李汝楨;汤开建质疑德礼贤之说:“李本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万历二十六年(1598)出任云南巡按,直到1620年光宗立后才到南京任职,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时,李本固40岁,而利玛窦回忆录称这位李公是‘在南京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显然这个李本固(汝楨)并非德礼贤今天学界所考订的李汝楨。”最近杜鼎克(Ad Dudink)将之考为李如真(李登),汤开建遂欣然采用此说。(页35,注1)

汤著不但采纳了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展示了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还是以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和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中的人名为例。艾儒略介绍利玛窦进京之初的交往说:“于是礼部赵公邦靖周旋其间,利子始安意京师,偕庞子僦屋以居。”利玛窦回忆录未提此人,故德礼贤无考。汤开建考证说:“‘赵公邦靖’,此处‘靖’字疑为‘清’之误记。据查,当时的礼部未有名为‘赵邦靖’的官员,而吏部则有名为‘赵邦清’之官员。赵邦清(1558—1622),字仲一,号乾所,甘肃真宁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滕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吏部验封司主事,次年授吏部稽勋司郎中,万历三十年(1602),在利玛窦入京后不久,赵邦清因故被劾贬官,与文中所称‘因他事去官’相符。若此判断属实,则文中所记载的赵邦清标注利玛窦疏通关系、虔祀《天主教》等信息均表明,赵邦清是利玛窦进京初期所结识的私交甚笃的好友。”(页36,注4)张维枢介绍利玛窦进京后交往的一个人物为“少司寇王公”,汤开建

考证说:“‘少司寇王公’,明代称刑部侍郎为少司寇。王公,德礼贤考为王汝训。……王汝训(1551—1610),字师古,号滋阳,山东聊城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任元城知县,刑部、兵部主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落职听戡,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七月方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因此,余断1601年6月以后来北京的南京刑部侍郎不应是王汝训,应为王基。王基,字启亭,号对沧,山东青州人。嘉靖乙丑(156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大同知府等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升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仍担任此职。任职时间相合,此为其一;利玛窦书中称他向利玛窦介绍了他的山东老乡箫大亨和冯琦,王基亦为山东人,此为其二;利玛窦将此人为Guantuzam,‘tuizam’当即王基之号‘对沧’拼音之对应,此其三也。可知,此处的‘少司寇王公’实指王基也,而非德礼贤考证之王汝训。当今有关研究者均以德礼贤为据,定其人为王汝训,当误。”(页47,注6)窥一斑而见全豹,上述几例足以显示汤著在“释”方面的重要价值以及对于利玛窦研究的重大学术贡献。

毋庸讳言,汤著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例如,首篇刘承范《利玛传》,采用了《刘氏族谱》原先的篇名,然而,在传记的正文以及族谱目录中,写的均为利玛窦,因此“利玛”后面实际上遗漏了一个“窦”字,作者似应对此做一说明,甚至不妨考虑将《利玛传》改为《利玛(窦)传》;事实上,该篇还有其他遗漏,如开头写利玛窦“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末尾写“天和尚留金陵,西泰则以进宝如京师矣”,“天和尚”显然即“僧天佑”,故似可写为“天(佑)和尚”。关于“天佑”,支允坚《梅花渡异林》载:“大西洋国二人来,一曰利玛窦,一曰郭天祐。”杜鼎克认为“郭天祐”即郭居静,亦即刘承范笔下的“僧天佑”。然而,郭居静从未到过肇庆,而他去韶州也是在麦安东和石方西去世之后,虽然他后来确实留居南京。为此,汤开建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天佑”为麦安东最初的名字,而后郭居静沿用此名,以遮人耳目,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要求不带新面孔来中国内地。(页4,注2)但是,石方西在郭居静之先来韶州,如果要冒名顶替,其人当为石方西,而非郭居静。石方西在韶州不久去世,故不可能“留金陵”,而“留金陵”者则非郭居静莫属。笔者以为,刘承范的利玛窦传记谬误甚夥,并非信史,与明

代笔记小说相类,误记郭居静去肇庆不足为怪。此外,汤著的个别注解有失精当。例如,陈汝筠《甘露园短书》卷三《輿地》载:“西天利玛窦浮海入中国,作《輿地总图》。图方五尺有余,而中国在其间,方不盈寸。或谓胡眼孔大,薄视中国;中国虽小,不应撮土如是。”对于“胡眼孔大”,汤开建注释为“形容眼界宽,看得多”(页469,注1),似乎忽视了其中讽刺揶揄之义,笔者以为“胡眼孔大,薄视中国”颇类俗语“狗眼看人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嘲笑“意大利人眼比胃大,而且蛀牙”,似异曲同工。最后,汤著也存在个别录误,如李祖白小传写道:“其又称‘虎林李祖白’,则又当为杭州人也。”(页430)杭州别名武林,“虎林”当为“武林”之误。当然,即便扎实的著作也难免存在缺陷,所谓瑕不掩瑜。因此,上述细微的问题无损汤著的伟大,如同德礼贤《利玛窦资料》中一些毛病无损其伟大一样。

最后,对于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笔者还有两点建议。其一,最好做一个全书索引。汤开建给书中收录的每个文献题名,从而便于读者检索,但这似乎替代不了索引。例如,前述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有“少司马石公”,实为兵部侍郎余立(乐吾)之误,汤开建注释:“‘石公’,此处录误,当为余立。详见后注。”(页32,注4)那么“后注”何在?相隔数页的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中也有“少司马石公”,但无注,直到笔者通读全书,才发现“后注”为庞迪我、熊三拔《具揭》有关“兵部侍郎余”的一个详细注释。(页225,注3)如果有一索引,则大可省却读者的搜索之力。德礼贤《利玛窦资料》第三卷主要内容是索引,这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最好将利玛窦本人的著述单独出书。汤著收录了利玛窦的一些著述,如《序跋第二》中的《〈天主教〉引》《〈万国坤輿图〉》《〈两仪玄览图〉序》等,《公牍第三》中《贡献方物疏》等,《叙论第三》中《〈山海輿地全图〉说》、《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等,《诗柬第五》中《利玛窦答李戴》《利先生复虞铨部书》等。然而,这些仅为利玛窦中文著述的一部分,故需参照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笔者期待汤开建再接再厉,将利玛窦中文著述单独编为一集,并将现有的《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去除利玛窦著述而编为另一集,从而成为利玛窦中文资料汇释集大成者。

(作者为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院讲座教授)